

目 录

邓小平总书记视察隆昌新生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和县农展馆情况回忆·····	彭贵铃	1
隆昌征粮剿匪工作纪略·····	蓝鸿章	5
隆昌解放初期的征粮剿匪斗争·····	廖 新	26
隆昌县地方干部训练班记略·····	杨存道	39
解放前夕云顶寨与溃兵换枪片断·····	张隐秋	43
隆昌县反日救国大会简介·····	戴 梦	46
我所知道的解放前隆昌女子小学的情况·····	张云德	50
解放前后隆昌妇幼保健情况·····	罗伯云、林贵华	54
誉满中外的隆昌夏布史料·····	杨祥文	58
隆昌照相业简况·····	刘光裕	64
我对四川省控制猪瘟病试点县工作的回顾·····	蓝家灿	71
隆昌名厨沈百川·····	沈涵春	74
重庆钢铁公司护厂烈士古传贤事略·····	<u>程尊汉</u>	76
林逢春其人·····	蒋忠槐、张承锡	80

邓小平总书记视察隆昌新生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县农展馆情况回忆

彭贵铃

一九五八年二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邓总书记偕夫人卓琳带着小女儿，在四川省委书记陈刚，隆昌县委副书记、县长滕恒和的陪同下，一行约二十人，乘四部小车到隆昌县城外五华里的新生高级农业社视察，我随同前往。

到了社办公室所在地“鲤鱼跳龙门”，楼峰乡总支书记魏全树、新生高级农业社社长叶邦友正要向邓总书记汇报高级社建立、成长、发展的情况时，邓总书记和蔼地说：“我问到哪里，你们讲到哪里。”于是问魏全树：“全乡有多少党员、团员、党支部、团支部？你们乡的粮食亩产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得多少斤粮食？”又面对叶邦友问：“高级社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社员的分配情况怎样？”魏全树、叶邦友逐一回答后，邓总书记说：“粮食不算多嘛，还要留饲料，人畜一年要留千来斤才够。”并说：“你们的产量低了，能不能放点膀膀水田，多增加一点面积，多栽点小春，社员多分点小麦？”邓总书记又问叶邦友：“社员喂了多少头猪？你们社有好多堰塘？兴修了哪些水利？”叶邦友都一一回答。邓总书记说：“看来你们这几年养猪发展是不错的，但是还不算多，要争取发展到一人一头猪，或是一头

多点。”又说：“你们的植树造林搞得不好，没有什么树木，要下点功夫搞绿化。”

在滕恒和、魏全树、叶邦友、余盛渊等和陈刚的陪同下，邓总书记和夫人、女儿去到社员郭士元家访问。到了郭家，邓总书记又看又问，问郭大娘“一年能分多少粮”，又去猪圈看她喂的猪。然后去臭水井王祖和家访问。到了王祖和住的房子，看见廖永新的母亲坐在门口绩麻线，邓总书记对随行人员说：“泸州出大曲酒，隆昌出夏布。”并走上去问老大娘：“你一天能绩多少麻线？”廖母回答：“能绩两多二两。”邓总书记问：“一两麻线能卖多少钱？能赚多少钱？”廖母回答说：“一两麻线卖得到一角多钱，只赚点油盐钱。”到了王祖和家，问王：“你一家一年能分多少粮食？”又去看猪圈，看饲料。之后，回到社办公室门口，邓总书记对滕恒和说：“老滕呀，你们隆昌是个好地方，就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要植树造林，要搞绿化。”又说：“现在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但是还不够，你们的产量低了点，要提高产量，扩大小春面积，让社员多分点粮食。”然后鼓励魏全树、叶邦友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很辛苦。要努力工作，多做贡献。”

邓总书记视察了新生高级农业社之后，乘车到县城内，视察隆昌县举办的农业展览。汽车从塔山坡开来，到富顺街口全下了车，空车向南街外面公路开去，至东门口文化馆桥头停着。邓总书记和夫人、女儿，以及陈刚、滕恒和、随从、记者、摄影师等漫步穿城而过。走至县委会（现供销社所在地）门前，滕恒和说：“县委就住在这里。”邓总书记点头，并问：“县委会会有多少干部？”滕恒和回答说：“五十多

人。”正在这时，对面来了一个挑坛罐的老汉，将担子放地换肩，担子是圪缸、泡菜坛子，一个坛盖装满碱糕，邓总书记拿起一个问：“这是什么？”老汉回答说：“碱糕糕，洗衣服用的。”邓总书记又问：“你这一挑能卖好多钱？”老汉回答说：“卖不到好多钱，十多块。”邓总书记一边走，一边向同路者说：“泡菜坛在北京是俏货。”邓总书记两眼巡视着街道两旁，没走几步来到南门桥头，滕恒和向邓总书记介绍说：“这是南门桥。”邓总书记点头，问滕恒和：“上面（上游）是哪里？下面（下游）是哪里？”滕恒和一一作了回答，邓总书记笑着说：“隆昌城还不错，小河穿城过。”行至中心街时，已是下班时刻，店门大都关了，街上行人极少，没有较多的人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视察隆昌城。走到政协会（现新华书店）门前时，跑来六七个小朋友，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演文明戏，你看文工团来了。”随行人员听了都笑了。因为小朋友们看见邓总书记的女儿穿着绿呢短大衣，留着一条辫子，而一些记者、摄影师又背着照相机，就说成是文工团了。不多久行至文化馆，邓总书记走进农业展览馆大厅，里面展出有实物、图表、模型、农业林业远景规划，解说员都详细作了介绍。当走到展出的大红苕前面时，邓总书记没有问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红苕，而问一亩地能产多少斤苕藤，解说员没有答上来，邓总书记说：“红苕很好，含淀粉，糖份多，苕藤是猪的好青饲料。”滕恒和在邓总书记身旁点头称“是”。展览厅左前角上是绿化隆昌的远景规划模型，解说员讲的很好，邓总书记听了，一面点头，一面说好，问滕恒和：“你们去火车站那条公路两旁，可不可以种树呀？”滕恒和回答说：“可以，可以……”

时间已不早了，邓总书记一行离了展览厅，走出文化馆，我和滕恒和分别与邓总书记握手道别。

平易和蔼的中共中央邓总书记走了，车开远了，我们心里很不平静。滕恒和边走边对我说：“邓总书记没批评我们，但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心里难受……”我一边走，一边在想：“绿化远景规划很好，但矮子坡去火车站公路两旁就是一根树子都还没有啊！”晚上，县委召开了各单位负责同志紧急会议，滕恒和向到会者汇报了邓总书记今天来隆昌视察的情况，特别谈到邓总书记问到“去火车站这段公路旁可不可以种树子”的话。当时向各单位分配了这段公路的植树任务，并提出了要求，与会者热烈响应。第二天各单位一齐上阵，公路两旁打上了窝子，种上了树苗，并且管理很好，从而掀起了全县植树造林的高潮。现在，许多的树苗已成材成林。时至今日，二十八年了，我们还没有忘记邓总书记的殷切关怀！

1986年6月2日

隆昌征粮剿匪工作纪略

蓝鸿章

编者按：为了真实反映隆昌征粮剿匪工作情况，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廿六日、廿七日，以两天时间专门邀请现在隆昌的亲自参加过征粮剿匪工作的老同志十多人，座谈当时亲身经历情况。原公安局侦缉股长郭仲篪瘫痪住院，我们到病床前录音，抢救资料。由蓝鸿章同志执笔的初稿写成后，又送有关同志查对事实，然后打印数十份，分送四十多人，征求意见。经过几个月的信函往返，电话探讨，上门询问，请来研究，先后有三十六人做了补充，作了修正，提了意见，给了鼓励。一些同志，虽曾亲身参加工作，由于所处战线和岗位的不同，所闻所见，不尽一致，或者同一事件有两种说法，或者一人所说也前后两样，为了核实，反复奔走研讨，比较取舍，然后定稿。即使如此，必仍有挂漏错误之处，敬请知情者本存真求实、拾遗补缺之精神，来函来文，补充更正。

对本文提供资料的有张志卿、蒋忠槐、曾庆如、薛运怀、廖新、陈毓刚、龙兴钊、许祖辉、古家森、喻志渊、申彦榜、郭仁成、黄修貽、陈一英、蓝泽霖、林世灿、张弓、郭仲篪、杨存道、沈长荣、张隐秋、王玉声等。

廖新同志《隆昌解放初期的征粮剿匪斗争》一文，与本

文侧重点不同，可以互为补充，一并刊出。

• • • •

隆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解放，无战事，人民欢庆，市场很快恢复，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为了支援前线，军粮需要，迫在眉睫，冯韬县长在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隆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征粮，这是为了支援前线，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解放台湾、海南岛，将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巩固已得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果实。战后一年财政是困难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天不吃飯就不能工作。四川大军云集，要吃饭，俘虏也得吃饭，还要拿出23%去搞建设。”会议制定出的征收一九四九年度公粮政策为：按阶级划分，旧派新摊，合理负担，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征粮政策的贯彻，触及封建地主豪绅利益，他们将粮食分散、变卖，用尽各种手段进行对抗。

当时，在罗汉寺举办的“地方干部训练班”正准备在学习后到农村划阶级成分试点，这对地主、豪绅、恶霸又是个很大的威胁。其中一些顽固分子，感到末日来临，和国民党布置下的“打游击”的潜伏特务分子勾结起来，在乡下煽动蒙蔽群众，制造土匪暴乱，企图推翻共产党。从春节前后起，全县各区乡先后发生了不少土匪骚动暴乱事件，使整个隆昌社会陷于非常动荡之中。这是隆昌征粮剿匪的由来。

从征粮剿匪的整个过程来看，大概可分两个时期：1、土匪骚动暴乱时期。这个时期从一九五〇年元月下旬到三月

下旬，是土匪极度猖狂时期，各地发生了不少土匪暴乱事件和较大规模战斗，如乐只枪支被抢、牛牯桥战斗失利、李市被围、匪徒火烧龙市、我一进荣隆门岗被打死、工作队被撵、我二进荣隆被土匪包围、围剿响石股匪打破隆昌青年党与欧柏林股匪妄图里应外合攻打隆昌计划等。2、集中力量，全面出击，剿抚兼施，抓紧征粮时期。这个时期从三月下旬到七月初，这是主动出击，全面清剿，抓紧征粮时期。中共泸州地委书记杨超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报告说：“我们为了支前，向士绅筹粮，而得到的，却是打来的子弹。”这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一、土匪骚动暴乱时期：

一九五〇年春节前，各乡区大小匪首聚集匪徒到处骚乱抢劫。其时著名匪首计有东北镇廖思可（原任东北镇镇队附），仰山庙曹之旺，石包店彭正元、谢上云，迎祥街肖廷煊，石燕但绍洲，界市林光裕，石碾廖康，荣隆唐彬，南乡郑云武，响石欧柏林，黄家黄老九。他们啸聚徒众，多寡不一，有的千人以上。他们互相呼应，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攻打隆昌城。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私图，如肖廷煊拒不参加欧柏林响石之会就是一例。

由于土匪骚动，派往各区乡工作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除界市乔存兴率领的一个工作队仍坚持未撤走外，其余三个区的工作队，全部撤回县里进行整顿。二中队住鸿恩栈（现供销社），在城郊工作的部份一中队的同志，住贞利钱庄（现广播局）。

县成立警备司令部，设南华宫。为防御土匪袭扰，保卫县城安全，在南门桥、土地坎、塔山坡、禹王宫等险要地点

构筑工事，严密设防，并派巡逻队在城厢内外昼夜巡逻，清查户口。彼时有情报说“敌人要搞里应外合”。一四三团政委兼县委书记罗枫奇在大夫第（现防疫站）曾被人打黑枪，子弹从头上飞过，幸未受伤。情况非常紧张而复杂。正月十五（阳历三月三日）元宵一过，每夜枪声更密，学校不敢开校，城乡不通，几至路断人稀，市场极为萧条。

在这段时间中发生了几处大的动乱，分述如下。

1、乐只抢枪事件

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一区政府所在地乐只乡，有库存公粮约30万斤，由财粮助理员郭仁成组织人力，抢运进城。其时社会已开始不平静，抢运工作，都是在站岗防卫中进行。

阴历腊月下旬，一天午夜，住在乐只小学内的区中队门岗，发现有人过来，即问：“干啥的？”对方回答：“过路的。”门岗认为街上过路人是常有的，未加提防。殊不知来人走近，即将门岗绑架，抢了枪。匪众得手，即蜂拥进入区中队。其时区中队人员正在酣睡。匪首郑云武指挥匪众，先提枪支，后扣押人员，得逞后，立即进攻区公所。是日刘区长才从县里开会回来，听郭仁成汇报后刚刚入睡，惊闻匪众来犯，当即持枪迎敌。匪从后门入，刘开枪，击中匪帽，匪不敢前进，撤退。郭仁成被匪枪击穿衣服，未受伤。

匪得枪后，很快朝圣灯山上窜走，一路还呼喊反动口号。这次被抢去机枪四挺，步枪三十余支。郑云武以此为本钱，在南乡一带，蒙蔽威胁群众，并勾结起义的国民党七十二军部份叛变人员而成股匪。

郑云武窜到圣灯时，到盐场抓政府派去的联络员刘旭

东、陶正楚。刘进城开会未归，陶化装走脱，后把圣灯公司盐场总务科长唐怀光枪杀。当时在圣灯的资源委员会探勘处矿场主任、工程技术人员王世济（绰号王包包，隆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上发过言）也被杀害。并抢走了一些物资。

郑云武原即惯匪，圣灯大山上人。蓝家丰成立反动武装七八九团时，任突击排长。在酉秀黔彭被解放军击溃后返隆。乐只有个卞忠照，作过保长，在乐只街上开了个乐康茶馆，除聚赌外，还结识一些江湖朋友和不三不四的人，这次抢枪，就是郑云武、卞忠照和在乐康茶馆进出的一些人干的。后郑云武匪棚拖大，便自称为反共救国军独立团团长，在傅家桥杀害农民积极份子时还以此名称出过盖有他们大印的布告。

2、牛牯桥战斗

乐只被抢枪后不几天，十八军干部一律集中乐山，待命入藏。刘区长是十八军的干部，奉命调走。十六军一四三团接替十八军，派张道沾来乐只接任区长。张到任后，匪焰益炽，为防意外，不能住区，每夜辗转外宿，机警筹划对策。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即阴历正月初五，张区长带领区中队，配合一四三团五连一排马成霖排附所率两个班（另一个班留守乐只）共约四十人前往石鹅乡工作，十时后到达石鹅乡公所。不久，有个姓郭的学生来报说：“前面有土匪抢人。”张区长得报后，立即率部前往抓捕。行至牛牯桥，与匪接火，追击中抓获土匪三人，押到一家住房的院坝中审问，殊知已被土匪包围，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张

区长、马排附立即迎战。战斗打响了，双方互有伤亡，我屈班长及五个解放军战士阵亡。激战约两个小时，子弹快打光了，张区长、马排附商量，决定突围：由马排附端着机枪开路，张区长、郭仁成、通讯员随后跟上。突围后，行至西湾河，河中又来了两船土匪截击，马排附一梭子弹，向船上射击，匪有的中弹，有的跳水逃遁淹死。这次战斗，除马、张几人突围外，其余人员，有的战死，有的被俘。这次土匪出动了号称四个团的兵力，约有一千人。被土匪俘去的区中队人员，土匪认为是“土八路”的当地人，全部放回，凡戴五星帽徽的，均在押往龙观山途中陆续杀害，没有一定地点可查，更无坟墓可吊，他们为人民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成了无名英雄。

姓郭的报信学生，后参加铁路工作，肃反中交待，曾作土匪，报假信，诱我入圈套。

当天下午三时，一四三团援兵赶到。援兵计两个连，是二营常教导员带队，认为马排附所在这个连，屡立战功，这样牺牲，深可惋惜，常等悲愤之余，立率部队，赶赴牛牯桥，而土匪已向天洋坪方向窜逃。次日常教导员又率队向天洋坪搜索而参加龙观山战斗。龙观山有起义的国民党七十二军部份叛变队伍勾结土匪作恶，他们利用地形熟悉，地势险要，负隅顽抗，使解放军清剿艰难，牺牲较大。

3、李市区公所被围

乜占武是国民党军一个团长，起义后，部份人驻泸县雨坛寺、喻寺一带，乜虽起义，但却依附和勾结这一带地主豪绅叛变，组织土匪，到处骚扰。李市毗邻喻寺，又在成渝公路上，是乜占武队伍经常出没之地。

但绍洲是石燕地区的一个恶霸地主，解放后，煽动蒙蔽群众作土匪，与乜占武有勾结，常在公路上活动，刺探我军虚实，一九五〇年春节后，配合全县土匪有计划地对李市区公所进行围攻。

约在二月下旬，李市区区长刘丰震正在李市小学开会，突被土匪包围，乡场的两头进出口均被机枪堵住，很难突围。我区队附郭全智，系解放军部队调来的，非常勇敢，沉着机智，在这严重情况下，他与排长申彦榜、王胜成计议，三人各携手榴弹，潜至匪徒机枪阵地民房，由郭全智爬上房顶，连续向机枪阵地投掷手榴弹，当即击毙土匪数人，刘丰震区长立即率区中队冲出，并乘胜追击土匪至三龙桥，接着城里援兵也赶到，李市之围遂解。

后区中队侦知匪首但绍洲潜伏在油房沟，赶去抓捕未获，但绍洲受伤逃遁，潜至云南，后被当地捕获处决。

未久，渔箭油房土匪也相继嚣张起来，威胁李市安全，区公所遂迁至石燕桥。

4、雨坛寺剿匪夺粮战

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旬，我县城区粮库空虚，城里军民，无粮供应，将有立即断炊之势，土匪扬言要进攻县城，局势非常紧张。为了解除城区危机，稳定我县局势，由一四三团派出一个连和李市区中队向盘据在毗邻李市镇的泸县雨坛寺的乜占武匪部进击。这天拂晓，在李市去油房道上的三块石附近俘匪三人，即下山向雨坛寺进发，而与土匪发生战斗。土匪虽众，究系乌合，况我军战士勇敢善战，与敌接触不久，匪即向屈家院子（地主庄园）溃逃。我方发现雨坛寺有粮库一处，稻谷数万斤，当时即以一部份部队组织人力运

粮，大部队追击土匪。时至傍晚，土匪被围在屈家院子里，仍负隅顽抗。我宣传优待俘虏政策，令其缴械投降，匪似有投降之意，我方指挥员产生了轻敌思想，在没有任何掩护情况下，与碉楼上的土匪喊话交涉，时天已近晚，突然我方被匪外援包围，碉楼上的土匪，立即开枪射击，我指导员郭书秀及战士苗天兴、陈培清、齐文生、罗昌发等同志被匪击中牺牲，他们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晚上我方突围撤回石燕桥宿营。五位烈士的牺牲教育了我们，麻痹轻敌，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烈士们葬于石燕桥。

5、石燕桥碉堡被围战斗

三月十日晚上，驻石燕乡的县大队一个排和由队长邓登会，副队长艾世承，队员喻志渊、郑光勋、许祖辉、廖国丰、蓝家丰等同志组成的征粮小分队被土匪围困于石燕桥乡公所大碉堡内。

三月十日晚饭后，队员廖国丰、许祖辉、郑光勋等同志结伴于石燕桥头洗衣，在回驻地途中，见酒厂道口有左臂系上白毛巾的土匪值岗，回队后立即向县大队带队的李指导员报告，当时工作队食宿于乡公所附近的但绍洲私房内，李立即紧急集合，撤离但房，往乡公所后面碉堡集中。此时已发现东至黄牛垭，西至桐梓园，北至隆女中背后山上，石燕镇场口沿酒厂至义大煤矿的街道口均有臂系白毛巾的土匪站岗。顷刻，匪部三声信号枪响，数百匪徒枪声、吼声大作，匪众发出“缴枪不杀”的狂叫，李指导员沉着应战，一面令武装战士在碉楼窗口御敌，一面布置征粮分队长邓登会搜集工作队携带的手榴弹，交他集中使用。他隐蔽地爬上碉楼檐下，用手榴弹伏击前来冲碉门的土匪。匪众除用步枪向碉楼

射击外，时而还用土制“罐子炮”向碉楼轰击，并伴以疯狂的叫喊。起初，大家不知“罐子炮”的威力，显得有些胆怯，后来只听得碉楼上的屋瓦发出了丁丁当当的响声，并无损伤，也就无所畏惧了。匪几次冲击碉楼大门，未能得逞，叫嚷着要放火烧附近民房。以示威胁。我沉着应战，坚守待援，鏖战至下半夜，匪始撤走。后据了解，这股土匪是但绍洲的队伍，因荣隆吃紧而撤去增援。碉楼围解，拂晓李指导员率武装人员和工作队经桐梓园沿白塔山石板路安全转移回城。

6、龙市被围和龙市区公所被烧

一九五〇年二月下旬，龙市区土匪开始骚动。扬言：“先打区政府，后打隆昌城。”空气日趋紧张，区里作了相应布置。

三月四日（农历正月十六日）下午，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侦悉：“今晚土匪可能要来攻龙市。”三月五天天亮前一小时左右，土匪来了，枪声大作。大家按预定计划行动：首先公安助理员薛国授在电话上向县人民政府报警；区长扬梦贤率领区队武装班攀上前面屋顶守护前方；副区长廖新率领工作队十多人登上后楼，守护后方；通讯员（解放军战士）李四上前楼守护大门；钟勇守护楼下左侧暗门。战斗打响后，禹王宫区中队的枪声由密集而稀疏（事后了解，区中队因寡不敌众，已突围撤出场外），土匪蜂拥进街，大肆抢劫。此时，天快亮了，有一个左臂缠谷草绳的匪徒，正用枪托砸区政府对面关姓油房老板的门，打算进去抢劫财物，当被李四发现，从窗口“砰”的一枪，就把这个土匪“报销”了。不多久，另外的土匪持枪威逼着横街子的几个老年妇

女，来到区政府铁门坎下喊门，伏守在前楼和屋顶上的同志没有吭声，土匪耍这花招未见效，就叫这些妇女走开，企图硬上，要把铁门砸开，通讯员在前楼窗口，看得清楚，等妇女群众走远了，他迅速掷下一个手榴弹，轰然一声响，炸死了两个土匪，其余土匪带伤而逃。三具土匪尸体摆在区政府前门坎脚下的街上。

天刚亮，杨梦贤率领武装班伏在屋顶上，瞄准着上下两街方向，发现持枪匪徒，就指挥战士射击，打得土匪无法靠近区政府。廖新在后楼见牛市坝里土匪不断来往，指挥工作队十几支步枪连珠似的直射土匪，打得土匪直喊：“水涨罗！”“票子撕烂罗！”（就是说人被打死了。）纷纷向矮桥子和鸡屎巷子逃窜。起初，土匪被打得晕头转向，弄不清子弹来自何方，随后发现我们的目标，但我们是居高临下而且可以掩伏自己，下面牛市坝处于我们火力圈内，又无掩护，无法还击，如果援兵到来，要吃大亏。因此，土匪只有抬着抢劫到的财物、尸体、伤员，绕道从大桥挤过河，走猪市坝上面小路，转向新桥方向溃逃了。不久，县里派来增援的一个排赶到，土匪已跑了，我们没有追击。

事后了解，这是富顺黑市场青年党欧柏林（曾任国民党军营长）的土匪队伍，欧与龙市镇国民党薛东云的党羽薛江林和青年党的薛书池、丁文渊串通一气，勾结而来的。

下午区公所撤至城郊罗星坝，以后又以福庆乡为据点，开展工作。三月九日，薛江林匪部进入龙市，烧毁了区公所和陈厚余（中医师）的店房后窜走。

7、围剿响石股匪

这是一场有计划围剿股匪的战斗，俘获土匪数百人，缴

获枪支几百支，六〇迫击炮十二门，炮弹二百余发。

隆昌是青年党党魁曾琦的家乡，而响石又是青年党的老窝，不少曾琦的心腹和玩固死硬分子，对共产党一贯仇视，在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国民党右派。隆昌解放了，青年党人是刻骨仇恨的，一有机会，就要捣乱。因此，响石青年党主要骨干份子周文涛、周静波弟兄暗中指挥匪首周先第、刘大怀、曾坊达，蔡质彬、叶荣宗等煽动蒙蔽群众，进行反共宣传，组织土匪暴乱。

在一九五〇年春节前乐只区发生区中队枪支被抢事件和牛牯桥战斗失利后，南乡一带土匪，气焰嚣张，青年党人认为时机已到，串通富顺黑市场匪首欧柏林（青年党人，黑市场乡队附）、蔡质彬（黑市场蔡家冲人）于正月十六日（阳历3月4日）深夜占领响石。并勾结起义的国民党七十二军驻胡家、代寺叛变的六九九团部份队伍，联合圣灯的郑云武、黄家的黄老九、富顺代寺的李劲槐等，啸聚匪徒约三千人，集中响石，企图进犯隆昌县城。

正月二十三日（3月11日）响石逢场，匪首以开追悼会为名，一千多人列队送葬而作誓师之会。

一四三团政委兼隆昌县委书记罗枫奇得此情报后，立即召集驻军负责人及各區区长开会，决定先发制人，集中兵力分三路于正月二十四日拂晓围剿响石股匪。一路由一四三团参谋长率一个营和一野四一部队一个连，由一区副区长曾庆如带路，于正月二十三日晚由县城出发，二十四日拂晓抵达响石。另一路派一四三团一个营，由张营长率领，龙市副区长廖新带路；还有一路由教导总队配合县大队，由傅家桥出发。均约定二十四日拂晓抵达指定地点凤凰山、龙凤场、猫

猫坟，见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即全面发起进攻。

正月二十四日拂晓，大雾蒙蒙，部队抵达响石附近鹰嘴石，与敌前哨接触，匪徒向我开火，因总攻时间未到，我断续还击，战斗近一小时，在解决外围敌人之后，总攻时间到，三颗绿色信号弹上升天空，三路进兵，我部队一千多人，形成三面包围，向镇内敌人主力发起猛攻。双方枪声大作，激战约两小时，敌伤亡惨重，纷纷缴械投诚。其中有七十二军叛军六九九团的一个炮排全部被俘缴械。这次包围响石，除黑市场、富隆乡方向逃脱小部份外，其余全部就歼。

当天午后，从铁芦沟方向来了富顺牛佛渡镇长廖湘帆的匪部和早上从黄家场来的黄老九匪部，企图增援，行至中途，惊闻我已收复响石，遂不战而退。

收复响石后，一面安民，一面搜查土匪武器，宣传政策，号召自新。

这次围剿，活捉了匪团长蔡质彬，俘获土匪数百人，打破了青年党发动土匪搞“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我一四三团二连连长葛凤山和三名战士不幸牺牲，均葬于响石烈士墓。

8、一进荣隆

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在罗汉寺学习结束后，一九五〇年元月下旬，工作队奉命到各乡区开展工作。荣隆场是隆昌边远的一个较大的场镇，荣昌隆昌两县各管一半（现已划归荣昌管辖）。当时派了工作队员三十六人，区中队一个班，由县委组织部长张志卿、副区长薛运怀率领前往。到荣隆场后，驻隆属乡公所南华宫内。工作队分别在场上和到各保开